

2026.01 年刊

#1

HUMOUR 桐高幽默事件

奇异搞笑时间到

桐乡市高级中学幽默事件编写委员会
105 班分部

Contents

新疆入
Page 03

1977
Page 04

The Tongxiang Senior High
Chronicle of Humorous
Incidents

桐高幽默事件

桐乡市高级中学幽默事件编写委员会 105 班分部 © 2025 - 2026

主 编 赵奕辉

副主编 李奕阳 方鹏涛

编 委 周罡令

审 校 赵奕辉

美 工 赵奕辉

摄 影 赵奕辉

内部资料，请勿外传



扫描该二维码下载文档中相关内容

<https://t-bu.cn/b0raun38h>

新疆入

时间 周日返校上课前，大致在 10 月—11 月

众人在教室里拍照，他忽然拿起鼠标在电脑屏幕上乱涂，并高声宣布：“开启邪恶模式”。马猴随即嘲讽道：“开启邪恶模式，嘿嘿嘿。”

——他怒了。

新疆入一把抢走方鹏涛胸牌，方鹏涛恳求良久，请求其归还校牌，他说：“不给，不给，除非你把马猴‘处决了’。”方鹏涛回答道：“哦——处决马猴开启善良模式，是吧？”新疆入略一迟疑，说：“呃，也不算开启吧，只是……‘任务完成’了，相当于触发了某种‘特定条件’。”随后，方鹏涛只是在马

猴脖子上象征性的划拉了一下。新疆入见状，便归还了胸卡。

后续追踪：“邪恶模式”一词一度风靡，“特定条件”随之覆上了雪；“开启”成为那段时间的流行语，而“触发”却悄然销声匿迹。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——新疆入。

评语

凡身可知王火怒？飘飘不定意糊涂。
“入”来已久恶未息，马猴教唆更添徒。直
劫旁人牌与笏，欲斩马猴谢天枢。

——方鹏涛《照景木·西域》

赵奕辉 摄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



1977

又名王水男、跳水男、水男

一跳惊海天 1977 与西园的不解之缘

1977 是个自信又帅气的男生。为什么叫他 1977？不是因为 1976 或 1978，而是他总穿着一件印有“1977”大字的卫衣，久而久之，钱陈毅和沈泽轶便这么叫他。一天晚上（约为 2025 年 12 月 15 日），第二节晚自修刚下课，刘天宇带着李奕阳和方鹏涛溜达到了西园。西园僻静，虽紧挨着高三、高二两栋教学楼，但因夜里天寒，此时人影稀疏，只有几对散步的小情侣和零星几个路人。可随着 1977 的到来，这片寂静仿佛被忽然投进了颜料——身影掠过处，白红蓝紫^I，光影杂糅，短暂地热闹起来。即便之后他离开，西园重归冷清，那些瞬间仍像春江月夜般印在几人记忆里。
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教室里，一个阴谋正在酝酿，当月 1977 在语文课课前演讲前展示了他本人的自身经历（详见下一篇），在 ppt 上，他放上了自己童年时的写真（photo）^{II}：写真上的 1977 年少时仿佛搏击大海、神游九州，甚至怀揣着“乘虚飞天”的远大幻想。然而，今日这张稚嫩的面庞忽然被全班一览无余，自然引来一阵讥讽。在

晚自修时，有人将他的童年照片设成了班级一体机的壁纸。

.....

他跳了。

真的跳了。

此刻的他，是否会想起那个父亲带他去模拟军事基地的、并不起眼的下午，已无人知晓。

话说回来，刘天宇等三人去西园便见钱陈毅、沈泽轶和 1977 三人在游玩着什么。随后 1977 说自己要跳到对面那顶部平整、略有距离的石头上。石头与起跳点之间隔着一道浅浅的“海峡”，跳不上去便会“失身”（原文如此）。钱陈毅、沈泽轶皆不信。并向其嘲弄：“你跳上去我请你一个月的饭。”沈泽轶欲邀请方鹏涛入伙，问：“（他跳上去）你请几顿饭？”方鹏涛见状，索性逗 1977 玩，笑说：“一天，跳了就算。”并反复强调：不管跳没跳上去，只要跳。在一阵鼓动声中，1977 却开始搔首踟蹰，犹犹豫不决。恰在此时，下课铃响起，他本想借机回教室，以此避开“跳水”的命运，却又碍于面子迟迟未走。

两分钟过去了。

一分钟过去了。

三十秒。

I 桐乡市高级中学的校服颜色。

II 原作者为防止引起歧义，要求增添的神秘英文翻译。

只剩三十秒。

他似乎终于下定了某种决心。

“1、2、3——”

双手先扒住那块平整的石头，双腿悬在空中，仿佛整个人吊在万丈悬崖之上，脚下是黑不见底的深渊。那一刻，他心中的想法，大概与悬崖边的人无异：

我真的要掉下去了吗？

不，他用那双“鲜美”的腿奋力一蹬，成功翻了上去。与此同时，上课铃声骤然响起。众人四散而逃，奔回教室，一路放话：“1977创造奇迹！”也有人补上一句：“1977淹死了！”

“观看组”回到教室后，看见大屏幕上稚嫩的脸庞众人哄堂大笑，整个班级也都在等待1977的归来。方鹏涛笑了很久，久到1977本人走进教室再过了一段时间还不停止，直到生物老师孟佳群进门，他才以一声大笑草草收尾。望见大屏幕上的照片，孟佳群也不禁笑了起来，而1977不知怎样与何时^{III}回到教室后，有一段时间内在说：“WC（脏话）。”“别搞我呀。”“切回来呀。”见无人替他复原壁纸，他索性走上讲台，亲自拿起鼠标操作，回到座位试了几下，却发现自己并不会切换。无奈之下，只好让他人代为操作——至于是谁，笔者已然忘却。然而此人并不“听话”，刚切回原壁纸，便又迅速切回写真。1977见状，索性夺回鼠标，亲自上阵，方操作成功。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。他转身对着一旁的方鹏涛炫耀道：“帅

不帅？”顺带展示起自己刚刚留下的淤青。

方鹏涛起初还认真应付，后来实在不耐烦，便开始阳奉阴违。不料，1977竟将所有“夸耀”的话语信以为真，为后来黄景姝学姐等事件埋下伏笔。

第三天，他表示自己今日“志不在此”，立于石前，神色淡然，俨然一副看破红尘的模样。然忽有人提及“今天有学姐来看”，他立刻精神一振，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前一刻尚在退让，后一刻已然请缨，令人不禁感叹其随机应变之能。

跳完水，他又“恰好”收到了“学姐”所赠的可颂玩偶。此物来历虽不甚分明，但他神情郑重，将其捧在手中，仿佛受命于天，足见其待人以“成”、待物以礼。只可惜，这一份心意很快被识破。有人念其一片真心，便以donk玩偶与柯南卡片相赠，以作补偿，也算礼数周全。

至第五日，在场之人渐多，围观者络绎不绝，这场原本只在几人之间流转的小游戏，不觉间竟热闹起来。助兴之举，可谓用心良苦。

第六日恰逢放学，他一整天反复想着那位学姐，神情专注，心无旁骛，心思早已不在别处。放学铃声一响，他便归心似箭，急欲回家，与“学姐”作一番深入交流，其真诚之态，旁人亦不忍打断。

虚幕赊缘添幻友 笑场辨妄破空音

12月20日晚，1977加到了“学姐”的QQ。面对对方接连提出的要求，他始终配合，

^{III} 即：不知道1977是以怎样一种方式，在什么时间（回到教室），原文如此。

从唱《学猫叫》到唱《静女》，从一起玩原神到被要求“说几句法语”，皆未推辞。至于法语，他并未多想，只是依着当时的理解，在聊天中回了一句 Bonjour，便算完成。

第二天回到学校，他兴致颇高，将此事讲给方鹏涛听，反复强调“学姐昨晚让我说法语”。说到这里，他索性当场示范了一遍，站得笔直，语气十分自信地念道：

“笨拙。”

话音刚落，方鹏涛便笑了。那笑来得很快，也很自然，像是早就等在那儿似的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他便迅速指出：

“好像不是这么念的吧。”

这句话说得不重，也不急，听起来更像是随口接了一句，并不带任何指向。毕竟关于“学姐”的事，早已在大家之间传开，真假如何，此刻已不再重要。1977 听后，并未多

想，只当是普通提醒，立刻回道：“我又没学过咯。”

语气坦然，神情自然，仿佛这本就是一句无需解释的回答。

方鹏涛仍在笑，笑意未减，也没有再补充什么，只是让这一来一回在课间自然地过去了。那一刻，一个人说得心安理得，一个人笑得理所当然；而其余的人，只当这是一场再寻常不过的小插曲。

化学怪人知行合一 巧借王水毒害姝娴

上午化学课结束，恰逢课堂讲授了 NO 与 NO₂ 的相关内容。1977 的大脑仿佛被这两种气体彻底占据，课间便开始向众人讲述自己曾进行稀硝酸实验的“辉煌事迹”。

这时，方鹏涛为了套出他的美妙话语供自己轻哼用，故意设诱道：“你往王珠娴办公室通点 NO。”1977 先是一愣，随即用一种顿悟而激动的语气高声喊道：“A（语气词），对哦！”此刻，他仿佛化身为一战中德国的毒气兵，试图奔赴前线——也就是办公室——去“往那里通 NO 和 NO₂”。旋即，他的大脑像是被接通了电路，一个灯泡在脑海中亮起：历史上那些风流而危险的炼金术士与化学家的英姿在他眼前浮现，目光中闪烁着近乎虔诚的希冀。言如是：“不对，要通 NO, NO₂ 有颜色，否则一看就看得出来。”窗外无风，天上无云，阳光静静照着。春天的花香仿佛越过萧瑟的秋意，提前降临在这间不大的教室里。众人的心被这突如其来 的明媚景象轻轻攥住。水男笑着，神情自得而从容，又向大伙打趣道：“到时候，我往她桌子上抹点浓硫酸，而且是薄薄的一层，这样她被烫伤了都看不出来。”人们笑了，又笑了，几乎忘却了方才的快乐与荒诞（一跳惊海天）。不一会儿后，上课铃声响起，我

们只好各自回到座位上。

下课后，1977 显然意犹未尽，又主动补充道：“应该用王水，不然酸性不够强，体现不出我对王珠娴的怨恨。”语气之笃定，仿佛酸度本身便是情感强弱的量化指标。说罢仍觉不过瘾，他索性转向方鹏涛、李奕阳等人，开始系统性地炫耀起自己“掌握”的化学知识，一口气报出了十几种酸的名字，强弱交错、顺序全凭兴致。每提到一种无机酸，他的情绪便随之抬升几分，越说越来劲，神情中满是自信与满足，仿佛这些化学式本就属于他的个人履历。谈到最后，他更是压低声音、郑重其事地抛出一句总结：“魔酸的酸性比硫酸强十几亿倍。”这句话一出，既像是在给众人科普，又像是在为自己的学识盖章认证——至于“十几亿倍”从何而来、是否真有比较依据，已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；重要的是，在那一刻，他说得极其确信。

